

記王陸

——從緝私工作到雄文苦戰

兩次感人最深的談話

我平生聽過兩次感人最深的談話，至今記憶猶新。一次是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年）春天，何思源和我的談話。那時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成立，而武漢的國民政府實際上已被共產黨控制，他們想摧毀國民黨的中流砥柱，正在積極進行反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的運動。他們企圖離間國民黨的同志，瓦解國民黨的組織，進一步竊奪國民黨的政權。廣州也籠罩在共產黨的淫威之下，國民黨的同志被壓迫的喘不過氣來，抬不起頭來，每個人都是憂心忡忡，苦不堪言。那時我是黃埔軍校的入伍生，駐防在靠近九龍租界邊境的深圳。一個星期天，我到廣州東山，看童秀明、何思源諸先生，希望知道一些最近的政治情況。他們主持一個國民黨的對外通訊社，消息比較靈通。當我辭出的時候，何思源送到門外。我剛走三四級樓梯，他要我站住，臉色很難看，非常慎重其事地對我叮嚀着說：「萬一總司令失敗，國民黨也就完了，我們祇有一死以殉黨，以謝國家。」我聽他說完，黯然神傷，彼此的眼淚忍不住直往下流。站了好一會兒，情緒才恢復正常，揮手告別。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革命前途非常困難，何思源所說的話非常沉重。

另外一次是山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和我的談話。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十月，我已辭去財政部陝西緝

私處處長職務，將要離開西安，到洛陽去，從事華北敵後工作，辭別山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的時候，他對我說的一段話，非常誠懇，非常感動人，是很久很久聽不到的革命聲音。王先生是陝西三原縣人，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病逝西安西京醫院，才四十七歲。四十七歲正是壯年，有所作爲的時候，却與世長辭了。的確，王先生的死是國民黨的損失，也是國家的損失。

西安突然鬧起鹽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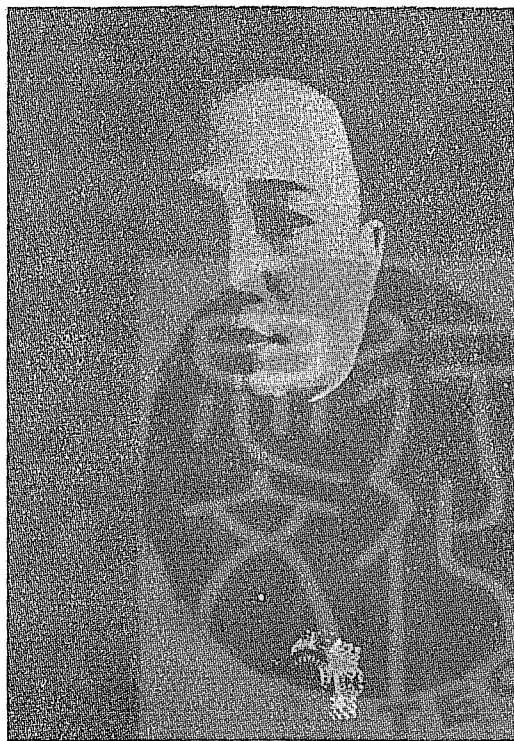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二年二月，我奉命接長財政部陝西緝私處。這一年春夏之交，新任陝西鹽務局局長于鼎基到任不久，西安突然鬧起鹽荒，購買食鹽，必須在鹽店門口大排長龍，沒有一家鹽店例外。食鹽是任何人離不開的，所謂「柴米油鹽醬醋茶」，開門七件事，排長龍也得去排。有時發生擁擠情形，長龍崩潰，一擁而上。鹽店有了藉口，宣布關門大吉。好多人白白等候了半天，食鹽還是購不到，祇好第二天再去排隊。

食鹽由鹽務局統運統銷，分配給各鹽店，按照情理，不應當鬧鹽荒。鹽荒發生的原因，顯然是人爲的，把應當分配給西安市出售的配額，走私運走，食鹽銷售量減少，不夠供應，自然要鬧鹽荒了。最初我以為私梟作祟，那是我們沒有盡到查緝的責任，是我們緝私人員的恥辱，我們應當負擔鹽荒的全部責任。後來才知道，陝西食鹽走私這件大手筆，原來是鹽務局長、鹽商和不肖軍人，三位一體，攜手合作的傑作。

我接任緝私處處長以後，決定內勤業務由副處長山東許揆一（先登）兄多多負責，我要經常到各查緝所、查緝分所實地考察工作，實地指導督促。因為緝私工作實際上由各查緝所、分所去做，要想工作做好，必須各查緝所、分所健全，同志們工作努力，才能完成任務。我擬定分三條路線視察，先視察西安以東的韓城、華陰兩查緝所以及所屬分所。第一站到渭南，再往韓城，南下到朝邑，渡過渭河，最後視察華陰和潼關。到達華陰

以後，查緝所長河南闊其惠向我報告，他們緝獲一批私鹽，價值五百多萬元，已經快一個月了，鹽務局硬說不是私鹽，想要放行，他們不答應，私鹽一直扣留華陰所，要我為他們作主，據理力爭，不要妥協。

我返回緝私處，請主管科長把這一卷宗拿到我的辦公室，仔細研究。第一我需要了解甚麼叫做私鹽，主管科長把鹽務條例有關私鹽的定義翻給我看。鹽票不符者、運輸工具不符者、鹽票分離者，都叫做私鹽。華



陰查緝所查扣的這一批私鹽，查扣時並沒有鹽票，也就是鹽票分離，顯然是私鹽無疑。後來雖然補繳幾張鹽票，又是七湊八湊的，不但鹽票上所開的數量加起來和實際查扣的相差很遠，鹽票上的運輸工具是牲畜，我們却是從火車上查獲的，這不是鹽票不符，運輸工具不符嗎？橫說順說，都是私鹽，明明是把陝西配售的食鹽運輸出去，以圖暴利。華陰查緝所並沒有緝錯，可是陝西鹽務局長于鼎基硬說不是私鹽，身為鹽官，為甚麼硬要包庇走私呢

?

于鼎基是揚州人，和西安銀行監理官蔡季平有同鄉之誼。他來到西安以後，蔡監理官曾爲他接風，祇請我一個人作陪。于鼎基又帶來緝私署主任祕書馬秋心（鐸）兄的一封信，吃飯時當面交給我，彼此總算有些關係。於是，我請蔡監理官轉告他，勸說他合理解決華陰私鹽案。我並且表明態度和立場，大家不要失了和氣。我對蔡監理官說：「我絕對不允許我的部屬接受分外的報酬，貪污分文不法的金錢。但是，他們工作辛勤、努力，應得的合法獎金，我一定要盡全力保障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非法剝奪、侵占。華陰查緝所緝獲的私鹽，千真萬確，私鹽無疑。私鹽是要充公的，如果于局長對於這樣重大的私鹽案件，竟敢違法處理，使國家蒙受幾百萬元損失，使社會上造成鹽荒，我爲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，也要據理力爭。就是最後鬧到財政部，也絕不放鬆。」

如果于鼎基識相，知道國有國法，就應當懸崖勒馬，有所警惕，事實却完全相反。有一天下午，中（央）中（國）交（通）農（民）四行經理，假中國銀行三樓請鄧寶珊和孫蔚如吃晚飯，並請胡宗南將軍、熊哲民（斌）主席和財政部駐西安各單位首長作陪。席散後，主人們下樓送客，于鼎基留住蔡監理官和我談話。他說：「關於華陰的鹽案，我從頭到尾，一字一句，看過兩遍，的確不是私鹽。」

身爲鹽務局長，硬把私鹽說成不是私鹽，居心何在，不問可知。他既然敢這樣肯定地說成不是私鹽，同這種人再沒有甚麼話可談了。我很不客氣地說：「你既然敢說不是私鹽，那麼是我們查扣錯了，你就公事公辦好了，還有甚麼話和我好談呢？」

私鹽查扣在我們手裏，鹽務局處理違法，我們不放，于鼎基乾着急，毫無辦法。這一次談話，火藥氣味濃厚，于鼎基雖然能言善辯，口吐蓮花；但是我的態度強硬，拒絕同他再嚕嗦，等於談判決裂，讓他死了這條向

我遊說的心。下一步行動，就是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了。如果于鼎基勝利，便成了貪官污吏明目張胆的貪污不法世界，我就不再幹這個緝私處長，辭職走路。

一件很重要的情報

沒有幾天，渭南查緝分所報來一件很重要的情報，華陰所查扣的私鹽，原來是渭南鹽商送了于鼎基二十萬元賈放的，難怪于鼎基要拚命庇護，硬著頭皮說不是私鹽。于鼎基既然吃了人家的二十萬元賄賂，爲甚麼不給人家開一張合法的鹽票呢？原因是陝西鹽務局祇能開運往陝西境內的鹽票，無權開出運往陝西境外的鹽票。那些無知的鹽商利令智昏，爲圖暴利，就祇好冒險，偷運走私了。

在西安的各監察機關，每週會報一次，交換情報。山陝監察使署王主任秘書孔毅代表王監察使陸一先生出席會議，因爲王監察使生病，正在住院。王主任曾在報紙上看到華陰查獲大量私鹽的消息，席間問我實際情形如何。我想乘這個機會，向大家簡要報告一番，使大家了解真象，也是必要的。王主任聽完我的報告，問我：「監察使署好不好把全卷調去一閱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我回答他。

第二天監察使署派人來辦好調卷手續，把全卷調去。他們看到渭南分所的報告，曾派人去渭南調查過，也找鹽商談過話，沒有得到甚麼結果，鹽務局的有關案卷，也被調閱過。監察使署非常慎重，對於一件沒有有力證據的貪污案件，實在不能輕易糾舉的。

監察會報過後，我到商南查緝所去視察。等我從商南回來，許副處長告訴我，已經從渭南傳來一位鹽商，問了兩天，死活不說一句話。他們曾經特別請景梅九先生來緝私處勸說，因爲鹽商和景先生都是晉南人。景梅

九先生是同盟會的老革命黨，文章寫得非常好，寫過一本「罪案」和好幾本書，辦過多年報紙。山西人尤其晉南人非常信仰他。但是經過景先生勸說，還是沒有結果。

「拘留人家超過二十四小時，是違法的。」我說：「無論如何，今天晚上必須問出一個結果，由我來問。問不出結果，明天早上必得放人家回去。」

吃過晚飯，把那位鹽商請到我的辦公室，和他談話。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那樣頑固警扭的人，不論怎樣詢問，不論怎樣勸說，就是不開腔，好像一個啞巴。夜闌人靜，這種情況，真令人納悶。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，我做了一番最後的最誠懇的告戒：「這件案子我們是爲了對付于鼎基，不是對付你們。你們已經上了于鼎基的當，祇要你說了實話，明天早上就放你回去，也許還能追回你們送給于鼎基的錢呢！否則，結不了案，我們必須把你們解送重慶。一旦打成官司，長途跋涉不算，說不定一年半載才能解決，你就慘了，你會被折磨的不成人樣，你要好好考慮考慮！」

鹽商說出私鹽真相

想不到，我的勸說生效了，鹽商不再裝啞巴，開口說話了。他說于鼎基要他們湊二十萬元送給他，准許他們把鹽運往河南。我給他一張十行紙，讓他把他所說的話寫出來。他寫了半張十行紙，不到一百個字，似通不通，足足寫了一個鐘頭，也真難爲了他。我又把主管科長請來，讓他做好筆錄。一切辦妥，同事們已經陸陸續續上班了。

整整折騰了一夜，那位鹽店老闆一定很餓了，囑咐主管科長給他要一碗肉絲麵充飢。我又交代祕書山東馬子文兄，要他立刻釋放那位鹽商。馬祕書說需要辦手續，要他找舖保。我說甚麼手續都不要，馬祕書認爲不妥。

當，不同意我的主張。

「我們找人家來問話。」我說：「要人家說的話留說了，我們所需要的都得到了，爲甚麼還要人家找保？他在渭南有家，有鹽店，有財產，還怕他跑了不成？我們不需要這些官樣文章的官僚作風。無條件釋放，出了岔子，由我負責。」

大概那位鹽商覺得我這個人說話算話，說放就放，既不要找保，辦甚麼手續，還有肉絲麵充飢，和普通衙門不一樣，沒有甚麼可怕，心理上發生了信賴作用，回到渭南，把經過情形告訴了其他的鹽商。第二天來了六七位渭南的鹽商，一塊辦理自首，我們留下筆錄，都讓他們回去。我們把他們分攤的錢數計算一下，不多不少，剛好二十萬元。這些證據是監察使署想要而得不到的，趕緊抄了一份副本，送到監察使署。

在當時要想懲治一個貪官污吏，談何容易。那能像今天這樣容易簡便，調查人員把案子送給檢察官，就會立刻把貪官污吏扣押，經過檢察官偵察，便提起公訴。于鼎基在鹽務機構，是有名的狠人，他曾在大公報上發表過鹽務黑幕，揭過鹽務瘡疤，誰都怕他三分。他做過大公報的記者，知道新聞紙這種武器，比槍砲還要厲害。他到達西安，首先交迎新聞界的首腦人物，以爲以後報紙上就不會披露他的劣跡了。他又和某軍事機關的祕書勾搭上，利用交通處的卡車，合夥運銷私鹽出境。有了槍桿子做後盾，他的膽子越發大了，才敢在西安胡作非爲。

糾舉書洋數萬言

我們爲了對付于鼎基這個貪官污吏，所動員的人力，真是可觀，上自監察使，下至跑單幫的商人，連鹽務局的視察主任湖北潘隱虬和科長路履仁都因憤恨他胆大妄爲，站在我們這一邊，經常提供我們很多資料。但是

于鼎基瀟不在乎，態度頑強，屹立不動。一直到山陝監察使在西京日報上公佈了對他的糾舉書，輿論大譁，新聞界開始捧他的場，幾乎每天都有他的新聞，使他由貪官污吏變成新聞人物，他才害怕起來。監察使署的糾舉書，洋洋數萬言，佔了西京日報整整一版的篇幅。但是這件事情的結果，鹽務局祇不過把于鼎基撤職了事。

因為戴雨農先生辭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兼職，我也決定辭去陝西緝私處處長職務。十月初旬飛往重慶，辦理辭職手續，戴先生改派我担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，佈置和指導華北的敵後工作。十月中旬返回西安，王孔毅兄對我說：「你既然要離開西安，不能不和監察使見一次面。監察使對我們這次糾舉于鼎基貪污，解除西安鹽荒，非常重視，非常高興，很想和你談談，由我來安排見面的時間。」

走進病房謁監察使

當時王監察使的病情已很嚴重，住在西京醫院，除了王主任以外，遵醫囑不接見任何人。十月十七日上午，王主任陪同我走進監察使的病房。那間病房很深，病牀擺在頂裏頭，給人一種空空洞洞的感覺。他已不能起牀，但是氣色和精神，看起來很不差。他讓我坐在病榻旁邊的椅子上，伸出右手，和我握手，很高興地對我說道：「我們這一次檢舉于鼎基貪污，解除了西安的鹽荒，合作的很不差，幹得很好。本黨革命精神，一天一天的消失，許多同志都不革命了，像你這樣年青骨幹，保持革命精神的同志太少了。我很希望我們能够經常在一起，從事工作，想不到你要離開西安，對我們真是一個損失。」

王陸一先生不祇是一位監察使，而且是本黨的中央委員，一位中央委員對同志所說的話，意義重大，不同凡俗。我怕他消耗精神太多，影響病情，逗留的時間不敢太久，不到十分鐘，就告辭退出。第二天我離開西安，到了洛陽。十九日早上，展開報紙，陸一先生逝世的消息呈現眼前。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，我丟下報紙，站

起來爲他默哀。回想兩天前，他和我見面談話的情景，態度是那麽誠懇慈祥，說話的聲音雖然低一些，但是充滿情感，很有力量，字字扣人心弦，給我的印象，既深且固。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想不到他的這幾句簡短的，誠懇的談話，竟成了最後的遺言。

我和陸一先生這次見面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可是一見如故，表示出非常熱情，沒有絲毫陌生感。他對後輩的鼓勵，言簡意賅，多麼感人。現在我失去一位前輩的知己，難過萬分。人生如幻夢，轉瞬三十年了，不能不爲他寫一篇紀念哀悼的文章，以盡後死者的責任。

那時全國共有十一位監察使：川康監察使曾道，兩湖監察使苗告寶（培成）師，皖贛監察使楊亮功、閩浙監察使蔣伯誠、江蘇監察使吳紹澍、兩廣監察使劉侯武、雲貴監察使李根源、豫魯監察使李蔭翹（嗣聰）師、甘青寧監察使高一涵、新疆監察使羅家倫、山陝監察使就是王陸一先生。在這十一個監察區內，像山陝監察使彈劾一個中央派出來的高級官吏如鹽務局長，終於把他撤了職，解除了貪官污吏所造成的颯荒，使民食不成問題，大快人心，的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。對於整飭紀律，懲治貪污，振奮抗戰情緒，都有很大的作用。難怪陸一先生非常滿意，而又有無限的感慨呢。

民國前十五年（一八九七年）陸一先生出生於四川青神縣。當時他的父親仁山先生正在青神縣做縣知事，所以，他說起話來，多少帶點四川口音。陸一先生天資很高，聰穎超過一般兒童，八歲就能做詩，如果求取功名，眞如探囊取物，輕而易舉。不過仁山先生眼看滿清末年政治腐敗，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在政治方面鬼混，童年過去，就送他到嘉定府的五通橋學商，做一個商店的學徒。陸一先生從小就有很大的志氣，抱負不凡，怎麼能甘心做一個以營利爲目的的小商人呢？但是，他很孝順父母，心裏雖然十分委屈，也不敢違背父親的命令，祇好遵命前往。商店老闆對於一位縣太爺的小少爺，多少有幾分客氣，陸一先生還是過不慣那種學徒生活。學

商不久，假裝生病，離開商店，回到家中。他覺得實在不能再留在青神縣，得到他母親的幫助，隨族叔王信丞返回陝西原籍。

青神縣在成都西南兩百多里，從青神回陝西，要經過棧道，翻越秦嶺。當時沒有汽車，徒步跋涉兩三千里，走上個把月，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實足年齡不過十三歲，居然有這麼大的決心和勇氣。兩腳磨成水泡，絲毫不以為苦。他回西安的目的，就是想繼續讀書，可是又沒有經濟來源，他寄居四川會館，考入西北大學法科，半工半讀，缺錢的時候，一天祇吃一餐飯，艱苦異常。

陸一先生的中國文學能够砸穩很深厚的根基，得力於擔任陝西圖書館的管理員。他本來喜歡讀書，現在守着成架的書籍，那還能輕易放過去嗎？他的記憶力特別強，幾乎是過目不忘。他雖不是一目十行，閱讀神速，一般人都趕他不上。他日以繼夜，手不釋卷，博覽羣書，經史子集無一不讀，而又不是讀死書，讀後無不融會貫通。

起義未成逃回三原

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陸一先生雖僅十九歲，革命思想業已堅定。對於袁世凱破壞共和，想做洪憲皇帝，非常憤恨，聯絡王紹文等十幾位同志，計劃在陝西起義，反對帝制。不幸事情洩露，起義未成，王紹文同志等遇害，他逃回三原，幸免於難，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。

後來于右任先生任靖國軍總司令，司令部駐紮在三原，陸一先生投到于先生麾下，担任外交處的職員。于先生看見他寫的文章，非常賞識，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奇才。於是擢升為機要祕書。有時行軍途中，軍中文電露佈，常常依馬起草，須臾立就，文思敏捷，沒有一個人不佩服的。

陝西靖國軍起因於「逐陸之役」，辛亥革命，陝西都督爲張鳳翽。另外兩位風雲人物是張仿和陳樹藩，當時他們都是排長，乘革命的機會張仿成了東路都督，陳樹藩成了陝南招討使。後來袁世凱委陸建章爲陝西督軍，取代張鳳翽。陸建章在陝西大施搜剝，引起陝西人的極大反感，發生了「逐陸之役」。

先是陳樹藩的部屬郭堅起來反對陸建章，陸派他的兒子帶一旅人攻打郭堅，進軍三原。原駐三原的部隊屬於胡景翼，胡景翼和曹世英在日本留學，奉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命，返回陝西，秘密建立革命武力。胡先做陳樹藩的備補營營長，下面的連長有岳維峻和鄧寶珊。後來升爲團長，營長張義安駐防三原。張義安勇敢有謀略，他把城防讓給了陸建章的兒子，實不甘心。於是做了幾隻寫着「陸」字的燈籠，夜間打着燈籠，冒充陸建章兒子的巡城部隊，就這樣輕而易舉繳了守城部隊的槍枝。然後，進攻旅部，解決了兩個團，並且俘虜了陸建章的兒子。

陸建章的兒子落在胡景翼的掌握之中，於是要求陸建章離開陝西，讓陝西人來治理陝西，然後釋放他的兒子。否則先殺死他的兒子，再同他打仗。陸建章沒有選擇的餘地，爲了他兒子的性命，祇好滾蛋。

陸建章離開陝西，陳樹藩做了陝西督軍。他是一個不講信義的狠人，一旦當權，就計劃收拾當初擁戴他的人們。第一個想要解決的就是郭堅，他的錦囊妙計，不動聲色，假手他人。他對郭堅說，「我做陝西督軍，你去做山西督軍吧，我幫你去打山西。」郭堅不知陳樹藩的鬼計，帶着那麼一點軍隊，渡過黃河，攻打運城。陳樹藩却打電報給山西督軍閻伯川先生，告訴郭堅已經過河，攻打山西。山西趕緊派部隊南下截擊，郭堅不支，想退回陝西，陳樹藩早已派部隊守在黃河西岸，不准他的部隊渡河。郭堅毫無辦法，祇好扔下部隊，隻身偷渡黃河，成了孤家寡人。郭堅上了陳樹藩的當，恨透陳樹藩，在蒲城同官一帶集合了上千人，向西發展，佔據鳳翔，以對抗陳樹藩。

陳樹藩倒行逆施，投到安福系那邊，成了民國六年督軍團的重要分子。當初擁戴他的人，眼看他向北洋軍閥靠攏，都起來反對他，組織成靖國軍。靖國軍有些羣龍無首，各自爲謀，缺乏領導的人，於是迎接于右任先生回陝任靖國軍總司令，張仿任副總司令。當時靖國軍共有六路，第一路軍郭堅，第二路軍樊鍾秀，第三路軍曹世英，第四路軍胡景翼，第五路軍高峻，第六路軍盧占魁。靖國軍在渭河以北，陳樹藩軍在渭河以南，隔河對峙。

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年）直皖戰爭，安福系失敗，直系政府委派閻相文爲陝西督軍，帶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到陝西，趕走陳樹藩。接着馮玉祥逼迫閻相文解決靖國軍，閻相文不從，被迫不過，吞鴉片自殺，馮玉祥遂成爲陝西督軍。到了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第一路郭堅已被馮玉祥誘騙到西安，予以殺害。第二路樊鍾秀到了廣東，成爲建國豫軍。第三路曹世英和第四路胡景翼感覺到靖國軍成不了氣候，他們的力量敵不過馮玉祥，爲了保持革命武力，將來有所作爲，不得不暫時低頭，接受直系改編。曹世英編爲新編混成旅，胡景翼編爲新編第一師。第六路盧占魁則帶隊到了甘肅，祇留力量非常薄弱的第五路高峻，已經不成局面。靖國軍就這樣土崩瓦解，于先生的總司令成了光棍司令，也祇好一走了事。

處變不驚 俟機而動

陸一先生雖是書生，忠勇過於常人。當靖國軍解體，許多人都離開于先生，各奔前程，各自找出路，唯有陸一自始至終，不離開于先生，跟着于先生週旋於武功、扶風、岐山、鳳翔之間，一日數驚，處境非常危險，而爲于先生策劃一切，毫不氣餒。他們兩位處變不驚，非常鎮定，由陝西到達甘肅南部，繞道四川，轉往上海。有一天他們走過鳳翔，正在一處休息，聽到馬蹄聲由遠而近，大家以爲追兵來到，可能逃不過這個難關。那

天正是端午節，于先生很幽默地說道：「此日田文生，屈原死，是個好日子。」

于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，等到騎馬的人來到，並不是追殺他們的，而是郭堅的舊部給他們送路費的。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第二次直奉戰爭，于先生認為時機難得，派陸一先生到張家口一帶策反馮玉祥脫離直系，這時候，胡景翼部隊收容了許多北方的革命同志，而革命老前輩張溥泉先生等人也在那裏，待機而動。於是促成胡馮的「首都革命」，拖垮吳佩孚，造成國父北上，解決國是的機會。這一次革命運動，陸一先生是很有策反功勞的。那時，蘇俄表示援助中國革命，國父允許共產黨個別加入國民黨。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中央選派一部分同志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，考察蘇俄十月革命後的各種建設，以爲中國革命的借鏡。陸一先生和谷正綱、谷正鼎、鄭介民、劉詠堯、張岫嵐諸先生都被選派留俄。

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于先生誓師五原，劉鎮華正在圍困西安，已經多日，就是民國以來，有名的二虎（李虎城和楊虎城）守長安，于先生想乘機解除西安之圍。陸一先生趕緊從莫斯科返回，追隨于先生，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辦公廳主任，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。中原會師後，隨于先生至漢口，不久返回西安，講學於陝西省立第一職業學校。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春天，陸一先生奉召赴南京，籌備會計院，五月間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。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三月間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就是由他籌備的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，中央黨部書記長改稱秘書長。陸一先生對人和氣熱忱，沒有絲毫官僚氣習。那時中央黨部在丁家橋，同志們上丁家橋中央黨部，無拘無束，好像回家一樣，在他主持下的中央黨部，的確有一種團結同志的力量。

心肝已碎何由補，
文字無靈且自寬。

——于石任鞞王陸一聯

青年才俊名士作風

于右任先生任監察院長後，陸一先生於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起担任監察院祕書長，一方面籌備政治大學的計政學院。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青年才俊，名士作風，不拘小節，很有風趣，不講求應付，因此得罪了不少監察委員，這些人就向于先生打他的小報告。抗戰開始時，他在廬山講學，監察院祕書長突然易人，他事先一點也不知道，對他的打擊非常之大。據說于先生處理這件事，非常保密慎重，要向在廬山的委員長蔣公報告，都是他自己到電報局，親自拍發電報，不假手他人。于先生爲甚麼要撤換他呢？因爲打小報告的監察委員多，于先生不能不理。最有力量口實，是他在南京蓋了一棟美侖美奐，富麗堂皇的房子，叫做「宛委園」，有亭台，有水池假山，客廳很寬大，擺二十桌酒席，還是寬寬敞敞。他是一個窮書生，那裏來的許多錢，蓋這樣漂亮的房子呢？一定是弄到甚麼外快，連于先生也不能不相信了，就是陸一先生自己，也是有口難辯。

原來二十二年冬天，胡展堂（漢民）先生在廣東搞分裂運動，中央派張溥泉、馬星樵、陳雄夫和陸一先生赴廣州做宣慰工作，當時號稱「和平四使」。這四位使者，以陸一先生的年紀最輕，嚴格說來，他的資格太嫩，爲甚麼會派他担任使者呢？原因是他同胡展堂先生有一種特別的交情，不平凡的關係。十八年總理奉安大典，徵求哀詞，應徵的人有好幾百，祇有展堂先生和他兩人的哀詞入選。而展堂先生認爲他自己的作品，沒有陸一先生的好，撤銷了他自己的那一首，採用了陸一先生的作品。因此，胡展堂先生非常賞識他的才華，從此引爲知己，中央才派他從事和平工作。

和平四使返京以後，委員長蔣公覺得陸一先生最窮苦，派陳其采先生給他送了五萬元特別費。一位窮書生突然得到這麼多的一筆錢，真不知怎樣使用才合式。他想這筆錢不能隨便亂花，應當用的很得當，作爲永遠的

紀念。這樣一想，一陣心血來潮，決定用這筆錢，再拿上他在南京的一塊地皮，向銀行抵押，借到幾萬元。自己設計，蓋了這棟房子。想不到因此招來物議，他又不便向人解釋。

二十年（一九三二年）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陸一先生當選為候補執行委員，任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代理會務。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十一月，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。陸一先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，兼民衆訓練部副部長。

抗戰軍興，軍事委員會組織軍風紀巡察團，由中央委員、監察委員、參政員、軍法執行總監部組織而成，分赴各戰區巡察。陸一先生以中央委員資格參加了軍風紀巡察團，往來於第一、第五、第六各戰區。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陸一先生駐節宜昌，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在老河口，巡察五六兩戰區之巡察團部也駐老河口。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陳辭修（誠）先生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，並兼湖北省政府主席，駐在恩施，向駐老河口的巡察團表示，歡迎派委員常駐恩施，結果，陸一先生奉派常駐恩施。他同陳司令長官過去沒有甚麼來往，彼此都不了解，這次他到恩施，是初次同陳長官打交道。可是經過很短時間，陳長官即對他的學問淵博，見解高超，品德高尚，以及政治主張正確，解決問題有辦法，有了深刻的了解，非常欽佩，成了最知己的朋友。後來，陸一先生對陳長官無話不談，陳長官對他也做到言聽計從。陳主席建設新湖北的計劃，有很多意見，就是他提供的。

陸一先生性情豪爽，酒量很大。幫助朋友，常常傾囊相助，出人意料以外。有一次，人家向他請求援助兩百元，但他了解實際情況以後，認為非五百元不能解決問題，兩百元無濟於事，毫不遲疑，硬送給人家五百元。他又很重然諾，答應朋友們辦的事情，比辦他自己的事還要認真，不論怎麼困難，非辦到不可。他喜歡說笑話，語帶幽默；但是非常識大體，明大義，是非分明，毫不馬虎。

有一次，他同陳長官閒談，說話間陳長官似對中央軍事負責大有些誤會，他趕緊對陳長官說：「國家多難，最怕將相不和。」他引古證今，提醒陳長官，注意許多見風轉舵，專門揣摩長官意思的小人，會加油漆醋，你有一分不滿意，他們就會加添到十分，傳到對方，往往把不成問題的問題，會鬧成嚴重的誤會。所以，負責領導工作的人，說話不能不謹慎，應防隔牆有耳。還有一些人專門傳播閒話，播弄是非，以取得長官的信任，更應當防備。陳長官對於他的這番誠懇意見，非常感激，以後對於中央，再不做任何批評。他們的交情做到這步天地，的確不是平凡的，陸一先生的爲人，就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。

陸一先生的文學造詣，非常深厚，尤擅長詩詞。他收藏一件漢瓦當，上面有「長毋相忘」四個字，因此把他的詩詞集題名爲「長毋相忘詩詞集」。陸一先生曾任安徽大學文學學院院長，所編講義，引徵宏博，內容豐富，很受學生歡迎。可惜時間短暫，未能編成巨著。他的「右任詩存箋註」，詳敘靖國軍的歷史和故事，是一本很有歷史價值的著作。又編輯陝西省先烈革命實蹟，自辛亥革命、陝西起義、護國、靖國、圍城諸役和各先烈的傳略，初稿達一百多萬言。可惜這兩本書在台灣找不到，無法參考。

恭撰總理奉安哀詞

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國父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，靈柩從北平西山碧雲寺，移葬南京紫金山。中央黨部徵求大典用的哀詞，祇有陸一先生和胡展堂（漢民）先生兩人的作品入選。展堂先生非常推重陸一先生，認爲比他的好，自動放棄。陸一先生所撰的總理奉安哀詞三首：

廣道兮墳塋，哀號兮極天；

日月兮時邁，靈輻兮旣遷。

肅奉安兮國父，動萬衆兮號攀；
森全史兮象設，愴若失兮羣顏！

謨勤兮日昃，逝景兮何迫？

遺命兮諄勞，黨人兮式則。

四十載兮胼胝，奉輿繼兮有責。

致心力兮陳辭，天青青兮日白。

崇闕兮崔巍，隱憂兮邇迴。

萬歲兮永闕，臨禮兮崩摧；

駢千塗兮會葬，穆奔赴兮雲雷；

惟精神兮不死，見天地兮昭回。

感情奔放慷慨激昂

陸一先生的詩詞，感情奔放，一瀉千里。有時慷慨激昂，充滿愛國熱忱；有時悲天憫人，同情勞苦大眾。陸放翁、辛稼軒以後，應當數看他了。于右任先生爲他所撰的墓誌銘說：「抗戰軍興，熱情奔注，所寫亂離戰歌，感激精微，識者尤爲稱尙。」

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七月七日，日本軍閥發動盧溝橋侵華戰爭，陸一先生非常憤恨，曾有七律三首，

以紀其事。

盧溝霜月上弦高，右北平秋一怒號。世界事瘖持義戰，人民情鑄復仇豪。圖存早愧僞焉地，逐虜今纔壯所遭。海水應飛山應立，東方橫出漢唐刀。

起陸雷龍劃代秋，心埋吾族萬重仇。曾從明治窺全策，肯縱倭奴冠九州？氣奪燕雲新敵壘，神完山海舊關樓。卽因一炬燔天下，已碎低昂豎子謀。

震撼頻年念北門，陰山誰惜陣雲溫。軍行尙念龍沙捷，城下難蘇宋義魂，斷碎中原盟敵意，堂皇人世復仇痕。長虹易水蕭蕭在，此日戎衣一戰尊。

又有「去京夜宿蕪湖諸友遠送至此感奉六章」，感慨頗多：

京國去何往？遲遲戀不窮。蒼茫一相送，天地亂流中。草木生寒渚，旌旗夜轉蓬。觚棱千里望，還起大軍東。

伏闕情空熾，悲淳談簡書。天人相信地，高邁負何如！未遂涓埃補，還傷檢制疏。萬方臨急難，沉痛卻行初。

柏台聞律令，操簡亦霜姿。猶以書生習，其如衆口時；畏人成客子，寒抱甚孤兒；蹢躅匡廬去，空山恤所思。

地縮畿南重，寒潮咽亦親。已瀕強寇入，還對列廛新。轉徙先江表，憂危逼歲春。夜闌霜岸火，疑與照京塵。

誰忍兵間別，還共來一城。高空聞急警，窮穴守寒更；無恙尋晨語，相逢若遠行。前方殊死戰，堅護況神京。

珍重別蕪湖，風波去未孤。傳杯尋好語，停淚卽長途。多謝故人意，難忘報國圖。還因江上月，相望亦相呼。

為張將軍作北方飯

八月十三日日本軍閥擴大侵華戰爭，由華北而華中，侵犯淞滬，想威脅我首都，強迫我訂城下之盟，早日結束戰爭。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，我們會全面抗戰，同仇敵愾，抵抗到底，絕不中途妥協。在優勢的海陸空聯合夾攻之下，我軍前仆後繼，在上海一隅，抵抗了整整三個月，敵人不得不再增兵，全世界都對我們刮目而視。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，防守南京的唐生智，誇下海口，死南京，與城共存亡，不料敵人到達，他先溜走。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也淪陷了。當時陸一先生正在廬山講舍，十分痛心。又聽說委員長蔣公痛哭別陵，悲苦萬分，因而寫下一闕「東風齊着力」：

帶甲江山，別陵城郭，深淚戎衣。孤危廟告，最此力窮時。寢殿寒梅舊繞，東風裏和月都非。江南北，幾多戰壘，斷戟依稀。敵火盛長圍，又忍是白門碧柳頻垂。煙籠夢往，去路草紅蕪。愁共趨行在所，秦淮水遠送還歸。憐今日，高穹后土，眷此微微。

焦土抗戰是汪精衛喊出來的響亮口號，可是全國軍民在委員長蔣公領導之下，團結一致，正在浴血抗戰的時候，汪精衛却在抗戰的第二年，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十二月二十一日悄悄地潛往越南的河內，發表所謂「電艷」，響應敵酋近衛文麿的聲明，向敵人投降。國父十四年在北平逝世時，汪精衛執筆起草遺囑，會幾何時，居然也會當漢奸。陸一先生對於忠奸分的很清楚，對於漢奸非常痛恨，於是作「哀降敵者」七律兩首：

無顏文字泣明靈，上下河山氣息腥。日暮危行寧至此？哀沉身死似曾經。黃金名節全垂地，白水盟言失未形。痛是當年承顧命，有何心淚孝陵青。

秋庭晨課付終風，刺字還誰手線紅？燕市刀橫成淺笑，雁門詩好失元功；人間短氣無文采，國命將興有困窮。忍此須臾千古事，萬方聲罪戰雲中。

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蓋臣（自忠）將軍，爲抗戰將領中最有決心，最勇敢，能征善戰，最偉大的一人。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三月十八日在山東戰場，一日夜行軍一百八十里，和頑敵板垣師團鏖戰七晝夜，終將頑敵擊潰，造成臨沂大捷。緊接着於四月七日又大顯身手，在台兒莊再來一次大捷。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五月十六日敵軍進犯襄樊，張將軍在襄陽南瓜店督戰受傷，隨從人員硬要拉他脫離戰場，他厲聲說道：「好男兒應當馬革裹尸，這是我成仁報國的日子，祇有死，不能退。」繼續激戰，高呼殺敵，重創六處，流血過多，壯烈成仁。

當七七事變初起時，平津不易防守，二十九軍奉命撤離平津，獨留張將軍在北平，應付危局，人們都以爲他投敵，當了漢奸，好些人不諒解。惟獨委員長蔣公知道他的忠義志節，全力維護。待他返回後方，再委以軍職，深信不疑。所以，張將軍勇敢作戰，一再傳捷，終以成仁報國家，也以成仁報答委員長的知遇。

陸一先生敬重忠勇將士，逾於一般人。在宜昌聽到張將軍成仁的消息，曾做悼亡詩兩首。後來靈柩將安葬於重慶北碚的梅花山，路過宜昌時，又做長詩以紀其事，並作詩序，文詩並茂，描寫生動，真是驚天地，泣鬼神。的至情至性永垂不朽的詩文。詩序：「張自忠將軍忠魂之過宜昌也，軍中未公布，民間已有所聞，不期而集於東山寺者，逾十萬人。入夜，紙帛煒煒，銜哀私祭，山頭路角，終夜有悲歎聲。鄰家老母，夜起手製麵食，曰：『我爲張將軍作北方飯也。』凌晨，移靈上船，由東山寺直至江邊，千門萬戶，爭於街頭設祭，香花後果

，低頭虔拜，望靈輿且近，手燃爆竹，目注棺行。祭桌上有盛設珍貴物品者，其意恨不盡獻所有于此民族英雄也。沿途人山人海，悲壯熱烈之情，送靈者無不垂泪而過，莫能仰視。其時警報緊急，敵機已凌空，而送者無一人退，祭者無一人去也。前面軍樂激楚，覆棺之國旗愈顯光麗。十萬人綴隊以行，莊嚴沈毅，初無部勒而整肅無比。敵機盤旋，蔑如也。靈輿上船，素旌徐展，岸上人猶是心送將軍，欲溯江俱遠耳。敬爲詩紀之。」

哀笳夜半隨清徵，東山寺外天如死。萬潮奔動祭將軍，戰地怒騰江漢水。自忠將軍身百戰，祇今倭虜魂猶顛；民族威靈震兩間，年年春壘台莊畔。去年鄂北復乘勝，卻控襄陽鎮南郡；羣山萬壑凜風聲，千營課學如行陣。提兵冬季嚴攻勢，東向驅除先此試；眼看部曲折殘多，行行早決偕亡志！元戎况是深相許，獨斥羣喧付軍旅；由來感激定酬知，國家多難螫孤始。宜城追敵殞前方，能使倭騎拜陣亡；死作軍神生上將，幾見都戎中步槍？軍民私說淚紛紛，裹革孤歸痛所聞；都向靈輿遮路祭，萬千紙帛一時焚。鄰家老母傷心極，欲奠東山無氣力；悲涼夜起製餈蒸，說與將軍作朝食。短衣黃髮盡低頭，曲曲精誠自露流；夾道香花榮爆竹，蒼烟人淚是宜州。斯時警笛橫空惡，尋聲正見貓頭鷄；爲毛爲血式塵沙，從汝盤旋誰復覺？軍鼓銅鑼大隊行，江船沉默上銘旌；人心都爲將軍起，殘虜當前未足平。

社會寫真歷史資料

在神聖的抗戰期間，陸一先生從二十七年秋天到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夏天，三年間以軍事委員會軍風紀巡察團委員身份，往來第一、第五、第六三個戰區，接近民衆，深入社會各階層。所見士兵和老百姓的痛苦，都寫成詩詞，不僅是上好的文學作品，也是極有價值，極珍貴的社會寫真，歷史資料。當時汽車駕駛爲最吃香、弄錢最多的職業，民間流傳着一則司機的故事，有人爲某小姐介紹一位團長，某小姐却回答說：「司機我都

不嫁，誰還希罕他一個團長？」語氣之間，司機要比團長還要神氣，還要值錢，因作「今兵車行」。他看見士兵的痛苦，發出同情的呼聲，辦兵役的人，傷天害理，萬分痛恨，因此作「從軍行」、「傷兵行」、「徵一兵不如救一兵行」。他看見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的積弊，貧苦農民的痛苦，又痛恨發國難財的人，不肖官吏，作「貧農行」、「桐子青青行」。他看見無家可歸的難童流離失所的淒慘情形，作「難童行」。

從軍行（戰區中所見）

新兵哀，新兵汝勿哀，我亦與汝從軍來。倭寇侵疆過萬里，人民城郭成塵埃。辛苦作戰快數載，大軍不斷前方開。何必抽籤始出征？人家有錢能買人。何必牽曳怕繩索？此戰光榮為民族。但願師管區，愛惜新兵軀；但願補訓處，不造空名簿。新兵有病或有傷，莫摘符號委路旁。新兵戰死國不死，只勿埋沒誰家子。行行赴戰場，願得學會能放槍。怕笑乞丐笑囚犯，願發兵衣飽兵飯。臨行妻子送錢物，官長搜將怕逃脫。逃何處？逃何處？戰骨磷磷正無數！不費黃蘆片席錢，故國青山死生路。

傷兵行（隨縣棗陽行次）

戰場春花春欲栖，傷兵瀝血成紅泥。烏鴛啄肉雨洗骨，不肯偃塞軍團旗。九日不裹創，九死猶有歸；祖國相呼赴爭戰，乘盾時見股紅衣。酸風驚沙射創口，致敵寧因將吏威。盤桓進軍路，目逆驃騎飛；路旁或有問，勉力猶巍巍。稱名上帥必肅禮，顛險忠愛誠不違。豈云前線異苦樂，但言我軍方決圍。格鬥復格鬥，奚用歸還為！歸還道路飢或疲，醫院按名認編伍，有時難徇傷纒纒。血腥斷隔花葳蕤，獻花者誰歌者誰？

徵一兵不如救一兵行（民國三十年四月）

山川如有語，告我新花雜春雨。誰家棄兵填泥沙，覆胸黃土生春花。眼枯見骨若相顧，春風千里東來路。誰甘病餓垂死委路旁，誰肯埋後呼叫人傷。吁嗟乎！徵一兵不如救一兵，我聞此語陳將軍，戰場獨有如

春雲。

今兵車行

兵車朝發襄陽，午過當陽，晚到宜昌。車夫醉飽，花枝繚繞，不知昏曉。載兵器，赴戰場，田間有女逢採桑。採桑蠶不飽，嫁與車夫好。車夫今是交通兵，連身袴襦容橫行；高飛遠走碾人過，那能回顧路旁塵。涓涓油泉，不塞成川；源泉混混，車夫不困。簇新車，大桶油；發高歌，臨九州。以戰養戰，車夫不憂。車夫所親，亦救流亡人。去爾老欲死，載此花枝新。苦戰茫茫無歲月，天壤音塵兩沉絕。村居告汝有同鄉，亂離好做閒家屬。一時買得鄉村肯，春綢遠道杭州粉；綠衣短髮時世妝。三軍喜氣蕪弧冷。兵車行，側目看，車中亦有兵單寒。出陣入陣誰家子，前方但見雲漫漫。

貧農行

貧民汝爲中國誰人努力誰加餐？家家粒粒水晶盤。無衣無食向千古，犁頭吹盡東風寒。倭奴侵我疆土千萬里，抗倭者誰誰則起！大官肥死黃金都，小官日買如珠穀。官亦商兮商益官，賢哉未賣當前國！生民水火粟菽皆統制，可憐無與軍需事。高價都歸國難家，空前共得江山利。田連阡陌市盈廬，敵火雖燒燒不完。何況西南國道通香港，更有亡國樂土如安南；婦女口不言錢說港幣，一時風氣落伍羞何堪！夫婿弄錢猶不足，花枝別映春顏綠。胭脂水粉占車輪，法國雖亡花爲都。官家更得彈冠意，知爲新除青苗鹽鐵五尙書。勞人於此不草草，戰時都言出力好。百倍工資千倍驕，真成技術專家了！擔夫爭道驅公主，天空望見車夫舞；一蟹不如一蟹豪，持螯醉向車茵吐。泥水匠食萬乘錢，破鞋一補飛上天。雲中皎皎天孫手，亦羨裁縫熨斗賢。貧農出糧亦出命，富農屯積稱天幸；保長抓兵抓運伙，荒山日落騶聲定。貧農貧農汝爲抗戰之骸骨，中國不亡汝生肉。

一家放青百姓破產

桐子青青行

(巡視戰區，在均隕道中，鄉民砍伐桐子樹，痛公家摧毀之甚。又爲言舉桐子債之苦，謂一家放青·百家破產矣。)

桐子樹，何青青！春山無花春笑人。紫玉作冠紫綉萼，一時映照千山春。均州家家種桐子，亦有清豎隨爨底；熟時桐子盈筐挑，燃脂四照光明起。異域搜求尙丹漆，陸海聚塗殊未已；人世膏沐特貞同，花貌棘心謂如此！桐子亦作衣，桐子亦作食；年有豐年色饑色！叩富兒門借一錢，桐子在樹還君錢；一錢三斗好桐子，從君市之斗十千。城中大戶千倉賈，窮人未了桐子債；一錢三斗算不窮，子子孫孫永寶在。官家不管桐樹稀，桐樹生山山亦啼！

難童行

萬千好兒女，淪亂同江舟。江風冷夜色，哀歌無停留。一唱松花江，家鄉阻悠悠！再唱哀徐州，骨肉紛漂流。明月不忍去，夜深照船頭。夜深呼父母，夢中猶啾啾。父母在何方，聞汝哀音不？容體日黃瘦，況將天地秋。雖有護送人，恐不體深憂。尤念淪陷地，老少遭寇仇；尙作流離子，苦難非慚羞。我亦隨飄泊，哀思爲汝謀。祝汝身體好，願汝心神優；立志速長大，明年堪戈鋏。

陸一先生也做了許多描寫戰爭，或對戰爭失利的感歎詩詞，如「紀抗戰初南京空戰」、「我空軍轟炸台灣敵陣聞捷作歌」、「兵退望宜昌」、「襄樊撤兵書憤」、「金縷曲」、「八聲甘州」等。

紀抗戰初南京空戰

九月廿五京郊趨，將展黃粟山村居。此日家家作中秋，戰場月色稍清羸。長江石頭久凝定，天堡地堡城不隳。忽聞淒厲聲，破空來荒墟。孝陵翁仲久按劍，石獸騰鬣思天衢。馳車秋林陰，柔桑散行徒。旋見九十六鷄退飛過上都。盤旋鷲敵迸火珠。此是暴敵所驕之荒鷲，乃如長安城頭頭白鳥。啄人大屋啄小屋，鷓臬夜黑相追呼。鬼車毛血腥我土，尾旋傾墮如狐濡。硝烟簇空蔽白日，曳光飛彈交繁紆。我軍神武壓空至，鐵陣四合紛驅除。萬馬行天渥沐汗，射潮潮色如胭脂；翻騰下上爭鬚尾，星羣辟易無頑夫。大孽若在世紀末，雷霆私語無弼匍。彤雲出火煙，炬赫垂銀魚；虎亦不鼓瑟，鸞亦無迴車。奇肱電掣肱無餘，與我下土人民骨肉同模糊。我民骨入化為天地之正氣，悲哉暴敵肝腦胡爲塗，野火不肯生春燕。可憐千人針，可憐十二天山避彈符；灰燼羣翼時須臾，中有海天綿綿之家書。血與淚兮同沮洳，客光隔海照秋裾。窮兵夢想猶雄圖，悲哉歲歲明月長如初。

八聲甘州 文苦戰

我空軍轟炸台灣敵陣開捷作歌

台灣我民神明族，明亡不亡存正朔。舟師直入撼南京，絕島孤臣考陵哭。地割強隣數十年，隔此水分同此天。父老黃雲看落日。夢魂滄海祝中原。祖國雄飛去日望，祖國中興尤有仗；雲端騎士爲汝來，堂堂之陣天爲開；翱翔使汝認祖國，霹靂下土臨春雷。雲端騎士好顏色，煜如朝霞輕羽翮。朝發崑崙夕東海，扶搖水擊將毋同？汝弟汝兄知相恤，爆彈惟使敵營空，敵營狂火冲霄紅。燧敵鐵翼爲飛蓬，飛將凌之中天中。行撥蝶蝶如冥蟲，世界震此決決風。

襄樊撤兵書憤（民國二十八年）

金城千里又全師，見突長圍轉進時。頑鈍敵懸三舍遠，迂迴謀失百回遲。還明心跡求參佐，肯向疆場藉羽儀。如此便經樊鄩役，彌天悲憤更何爲。

形勝山南黯一登，呼鷹人去野埃騰。五城殿氣銷雍鎮，十道軍符委竟陵。父老望隨旌旆盡，麥禾年共亂離增！戰場正度春荒日，漢水孤流未可憑。

兵退望宜昌

戰苦城孤不忍行，江波慷慨影垂旌。湖湘南北餘飛越，草木春秋變送迎。漸遠已空桑米地，重來知有怨啼聲。西陵峽口沉沉望，寂寞山頭大字明。

金縷曲（宜昌元夕，二十九年）

江潤明春瓦。近前方，千門萬戶，香塵如灑。幾度荆南危鼓角，花氣暗移檣馬。喜隊劍魚龍歡暇。不唱頻年流離曲，唱今年收復南京也。正遠捷，崑崙夜。傳來佳息休輕訝。只民間潛相告語，東中來者。幾日中央軍可到，盼斷天旌難假。好滌蕩腥氛都罷。戰士疆還陣舞受中華兒女千春榮。看徧展，春雲乍。

八聲甘州

（二十七年七月奉命再至漢上，將赴鄂東戰場監紀，時戰事已至武漢矣）

定清秋雲夢楚聲明，旌旗耀連波。正江圍沉纜，孤山橫障，霜黛峨峨。一箭馬當風快，北望碎黃河。策府高難問，簾捲秋歌。警夜對江傳火，漸城荒戰氣，人斷嚴阿。剩兼葭亂白，辭國露痕多！痛移軍元規樓下，總南山翔鳥北山羅。艱危最，控長風了，吹淚如何！

于右任先生所撰王故監察使陞一墓誌銘，銘曰：「莫族咸熙，雄文苦戰。發此宏聲，難酬宿願。斗口村之北，北秦堡之西，是君之安宅，而爲仁人志士之所棲棲。吾之願兮，生死無睽。」

本文蒙藺完璧、馬志超、劉象山、劉傳中、關心全、溫松康、劉愼堂、高仲謙諸先生提供許多資料，特致謝意。

